

東坡禪喜集十一目

雜文

怪石供

後怪石供

東坡禪喜集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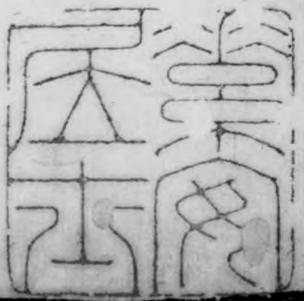
東坡禪喜集十一

雜文

怪石供

禹貢青州有鈇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于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

供石既趣供石
而作文復趣而
文更趣
王聖俞曰：議論
勝自是宋文而
指趣則清雅



又曰生議論

又曰事不同而
理同凡悟後引
証皆如此

此則今之凡石覆為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
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于口。使吾
為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
真以為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
浴于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
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
一如虎豹。有口鼻眼處。以為羣石之長。又得古
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盧山歸宗

王聖俞曰此句冷雋妙絕

又曰陡接

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為供。禪師嘗以道眼
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
與瓦礫等。而况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
水。強為一喩。使自今已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
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臥具者。皆得以淨水注
石為供。盖自蘇子瞻始。

陶石簣曰戲笑說法禪石去應點
頭

後怪石供

蘇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

王聖俞曰因世
參寥故再作此
文却借佛印刻

石起本又假卷
寒之言列入純
用虛機須是觀

供餅有文佛印
六刻之矣

袁石公曰供幻
受亦幻刻亦幻
文亦幻

此些小事數出
許多大議論增
出許多大韻致
未

記數更趣亦作
又法也

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
者也。以可食易無用。予既足笑矣。彼又從而刻
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
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
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
王。聖。俞。曰。妙。喻。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
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
戟之皆幻。則喜雖存而根亡。刻與不刻。無不可。

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
五十并二石槃云。
王聖俞曰。結處指寔

東坡禪喜集十二目

書

荅范蜀公書

荅參寥書

修養帖寄子由

東坡禪喜集十二目

東坡禪喜集十二

書

荅范蜀公書

承別紙示諭。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
崇。眼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
小子何人。固不敢妄對。公方立仁義。以為城池。
操詩書。以為干楯。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雖公
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

東坡禪喜集十二

范公雖方語却
有致

李卓吾曰有鍾

王聖俞曰此米

子所訛抱薪救

火



范欲開佛乃更
以禪語詰之

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
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
瞿曇。亦須歛衽。而况學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
公千里一笑而已。陳眉公曰新詞巧意疊迭出

荅畢仲舉書

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爲閑居之興。
甚厚。佛書醫書亦常看。但闇塞不能通其妙。獨時
取其麤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

欲救學佛之范
既以佛語詰之
勸讀佛書之畢
又以浪語答之
蘇公強口自負
乃爾

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
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
禪。自以爲至矣。而鄙僕所言爲淺陋。僕嘗語述
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猪
肉也。猪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
如僕之食猪肉。食美而真飽也。不知君所行於
佛書者。果何耶。爲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
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

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爲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爲獻。來書云。處世得安穩。無病。粗衣飽飯。不造冤業。乃爲至足。三復斯言。感歎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爲冤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而已。

荅參寥書

淨慧琳老及諸僧至。因見致懇。知爲默禱於佛。

李子卓吾曰。叶軌知其難調伏也哉

令亟還中州。甚荷至意。自揣省事以來。亦粗爲知道者。但道必數起。數爲世樂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少游不憂其不了此境。但得他老兒不動懷。其餘不足云也。

修養帖寄子由

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勝解。以我觀之。凡心盡處。勝解卓然。但此勝解。不屬有無。

此中頗多禪解。舊本乃不錄。當因脩養帖三字。而誤以爲道家。

王聖俞曰東坡之于禪襲取耳觀此篇執捉尋索伎倆盡露矣然正可資吾輩商量

不通言語。故祖師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盡。眼自有明。醫師只有除翳藥。何曾有求明藥。明若可求。即還是翳。固不可於翳中求明。即不可言翳外無明。而世之昧者。便將頽然無知。認作佛地。若如此。是佛。猫兒狗兒。得飽熟睡。腹搖鼻息。與土木同。當恁麼時。可謂無一毫思念。豈謂猫狗已入佛地。故凡學者。觀妄除愛。自粗及細。念念不忘。會作一日。得無所住。第所教我者。是如

此否。因見二偈警策。孔君不覺聳然。夏以聞之。書至此。墻外有悍婦與夫相毆。詈聲飛灰。火如猪嘶狗嗥。因念他一點圓明。正在猪嘶狗嗥裏。面譬如江河鑿物之性。長在飛砂走石之中。尋常靜中推求。常患不見。今日鬧裏忽捉得些子。元豐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又曰婆羅園語云瓦礫泥沙盡存佛性此語可

參

東坡禪喜集十三目
雜志
凡七則

東坡禪喜集十三目

東坡禪喜集十三

雜誌



此數則皆東坡
志林中者二禪
大有關會而舊
本却不知錄何
也

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
開。然尚少一喻。試以喻眼見是法身。能見是報
身。所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
非無。無眼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
故云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
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養其根。不為物障。常

說法洞了非有
慧性有根器豈
遽能爾

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
所見是化身。根性既全。一彈指頃。所見千萬。縱
橫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化身。此喻既立。
三身愈明。如此是否。

觀音經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
力。還着於本人。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者也。人
遭呪咀。念觀音之力。而使還着於本人。則豈
觀音之心哉。今改之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

能涉戲却平等

者。念彼觀音力。兩家總沒事。

泗洲六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世云莫
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史西域
傳。乃有何國。予在惠州。忽被命責僦耳。太守方
子容自携告身來。且弔予曰。此固前定可無恨。
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別。沈問
所往。答曰。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
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余以謂事之

事奇
六是祖戒後身
一証佐

王聖俞曰世之學佛者皆務深求之千蹊萬徑轉益迷惘東坡乃更淺求之淺求之以出其真味而後靖深者有所依而多

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予何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

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也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歸於無為又以為人歿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修善道以煉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為佛

曰妙喻

也東坡居士曰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淺近大畧具足矣野人得鹿正爾煮食之耳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然鹿之所

以美未有絲毫加於煮食時也身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

也元符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書贈都嶠邵道士元符三年八月予在合浦有老人蘇佛兒來訪

為下根人作佛
事不得如此

年八十二。不飲酒食肉。兩目爛然。蓋童子也。自言十二歲齋居修行。無妻子。有兄弟三人。皆持戒念道。長者九十二。次者九十。與論生歿事。頗有所知。居州城東南六七里。佛兒嘗賣菜之東城。見老人言。卽心是佛。不在斷肉。予言勿作此念。衆人難感。易流。老人大喜曰。如是如是。錢塘壽禪師。本北郭稅務專知官。每見魚蝦。輒買放生。以是破家。後遂盜官錢爲放生之用。事

發。主死。領赴市矣。吳越錢王使人視之。若悲懼如常人。卽殺之。否則捨之。禪師淡然無異色。乃捨之。遂出家。得法服淨禪師。應以市曹得度。故菩薩乃現市曹以度之。學出生死法。得向死地走。這一遭。抵三十年修行。吾竄逐海上。去死地稍近。當於此證阿羅漢果。

世人。有見古德。見桃花悟道者。爭頌桃花。便將桃花作飯。五十年轉沒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

卽道家所謂忍辱鍊魔也

今世學人類此者多

夫與公主爭路。而得草書之氣。欲學長史書。便
曰。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東坡禪喜集十四目

禪喜紀事

凡三十二則

東坡禪喜集十四目

東坡禪喜集十四

禪喜紀事

蘇子由謫高安。雲安時時相過。有聰禪師亦蜀人。一夕雲安夢同子由。聰迂五祖戒禪師。既覺。語子由而聰亦至。子由曰。方與洞山說夢。子今來同說夢乎。聰曰。夜來夢言三人迎戒和尚。子由曰。世間果有同夢者。久之。東坡書至曰。已至奉新。旦夕相見。三人喜。出城而坡至。則以語坡。

別本有題曰南
華長老寵示四
頌事忙只還一
偈

坡曰。軾七八歲。常夢是僧。又先妣方孕時。夢一

僧來托宿。及謫艾州。雲遣書至南昌。坡引帑大

書曰。戒和尚。又錯脫也。後監玉局觀。作偈荅南

華長老曰。惡業相纏四十年。常行八棒十三禪。

卻着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冷齋夜話

蘇子瞻九日尋臻闍黎。遂泛小舟。至惠勤師院。

詩云。白髮長嫌歲月侵。病眸兼怕酒杯深。南屏

老宿閒相訪。東閣郎君懶重尋。試碾露芽烹白

雪。休拈霜蕊嚼黃金。扁舟又載平湖去。欲訪孤

山支道林。西湖游覽志餘

有室曰楞伽。宋太子少保張安道自翰林學士

出守滁州。一日入瑯琊山藏院。呼梯。梯梁得木

匣。發而視之。乃楞伽經也。恍然覺其前身。蓋知

藏僧也。寫楞伽經未終而化。安道續書殘軸。筆

跡宛然如昔。元豐末。東坡居士蘇軾過南都。安

道出此經授軾。且以錢三十萬。使鏤板印施於

前已云鏤板必
復云刻何也必
有誤坡公自書
楞伽經後止曰
印施無前鏤板
字宜印即臨摹
之謂耶

江淮間。軾曰。此經在他人。猶爲希世之寶。况於
公乎。請家藏爲子孫無窮之福。金山童遊寺主
僧了元謂軾曰。印施有盡。書而刻之則無盡矣。
軾乃留金山。元請代書之。使侍者曉機走錢塘
求善工鏤板。流傳四方。乾道丙子主僧寶印卽
軾寫經處。扁曰楞伽室。說郛戴垣
風篁嶺多蒼筤篠簜。風韻淒清。至此林壑深沈。
迥出塵表。流淙活活。自龍井而下。四時不絕。嶺

故叢薄荒密。元豐中僧辨才淬治潔芟。名曰風
篁。蘇子瞻訪辨才龍井。送至嶺上。左右驚曰。遠
公過虎溪矣。辨才笑曰。杜子有云。與子成二老。
來往亦風流。遂作亭嶺上。名曰過溪。亦曰二老。
子瞻紀之。詩云。日月轉雙轂。古今同一丘。惟此
鶴骨老。凜然不知秋。去住兩無礙。人士爭挽留。
去如龍出水。雷雨捲潭湫。來如珠還浦。魚鼈爭
駢頭。此生暫寄寓。常恐名實浮。我比陶令媿。師

為遠公優。送我過虎谿。溪水當逆流。聊使此山

人。永記二老游。大千在掌握。寧有別離憂。田汝成

東坡在惠州時。其家居江浙。以地遠無人致書

為憂。有道人卓契順者。慨然嘆曰。惠州不在天

上。行即到矣。因請書以行。佛印因致書云。常讀

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愿不遇知於主上者。猶

能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

遠放寂莫之濱。權臣忌子瞻為宰相。耳人生一

以等語豈凡僧所能耶

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二三十年。功名官貴。轉盼

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

常住。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驂駕

鸞鶴。翱翔三島。為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人

惡趣。昔有問師佛法在甚麼處。師云。在行住坐

卧處。着衣吃飢處。痾屎撒溺處。沒理沒會處。死

活不得處。子瞻胸中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

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

三世佛則是一個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腳下承當。把三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錢世昭

哲宗問左右。蘇軾襯朝章者何服。對曰道衣。南行時帶一軸彌陀曰。此軾生西方公據也。唾玉集

子由誦楞嚴經。悟一解六亡之義。自言於此道更無凝然。其作風痺詩。乃有數盡吾則行。未應墮冥漠之句。則於理尚有礙也。而東坡乃謂子

由聞道先我何耶。東坡奉新別子由詩云。何以解我憂。粗了一事大。咲遇兒詩云。中年忝問道。夢幻講以詳。故贈錢道人詩云。首斷故應無斷者。冰消那復有冰知。主人苦苦令儂認。認主人。人。竟。是。誰。又云。有主還須更有賓。不如無鏡自無塵。只從半夜安心後。失卻當年覺痛人。贈東林總老詩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如此善

句。雖宿老衲不能屈也。詩話
摠龜

東坡元豐末年。得請歸耕陽羨。每次瓜步以書

抵金山了元禪師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三等

接人。元得書徑來。東坡迎笑問之。以偈為獻曰。

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山門見趙王。爭似金山

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床。東坡拊掌稱善。詩話
摠龜

東坡求龍井辨才師塔碑於黃門書云。兄自覺

譚佛不如第。今此文見樂城後集。又天竺海月

他日如何又說
內翰沒坐處也

塔碑以坡與之游。故銘云。我不識師而。知其心

中事。儒者談佛為坡公所取。惜火失其書翰。薛
籀

錢塘西湖壽星寺老僧則廉言先生作郡倅了。

始與參寥子同登方丈。即顧謂參寥曰。某生平

未嘗至此。而眼界所視。皆若素所經歷者。自此

上至懺堂。當有九十二級。遣人數之。果如其言。

即謂參寥子曰。某前身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

吾法屬耳。後每至寺。即解衣盤礴。久而始去。則

祖戒即在此寺
即不然必有一
妄也

廉時爲僧雛侍側。每暑月袒露竹陰間。細視公背有黑子若星斗狀。世人不得見也。卽北山君謂顏魯公曰。誌金骨記名仙籍是也。

仲殊嗜蜜。思聰嗜琴。東坡詩所謂招得琴聰與蜜殊者是也。仲殊善詞。而小調尤勝。如訴衷情。詠西湖。詠夏景。風流蘊藉。不減少年。然恐非蓮

社本色也。

西湖遊覽志餘

雲閣黎者。居寶山。蘇子佐都游寶山。遇入方丈。

小院閨然。有僧隱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對。問其鄰僧曰。此雲閣黎也。不出十五年矣。不數月卒。蘇子再往訪之。吊以詩云。雲師來寶山。一住十五秋。讀書常閉戶。客至不舉頭。去年造其室。清坐忘百憂。我初無言說。師亦無對酬。今來復扣戶。空房但颼颼。云已滅無餘。薪盡火不留。卻疑此室中。常有斯人否。所遇孰非夢。事過

吾何休。

西湖遊覽志餘

琴操口頰禪子
瞻直指真面目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子瞻喜之。一日游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汝試參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對曰。隨他楊學士。鼈殺鮑參軍。如此究竟何如。子瞻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言下大悟。遂削髮爲尼。湖遊覽七餘

不似宋人肚腸

子瞻在黃州。參寥子自錢唐訪之。酒中。子瞻令官妓馬媻。吟詩於參寥子。參寥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粘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子瞻喜曰。予嘗見柳絮落泥中。謂可入詩料。不意此老收得可惜也。同上蘇子瞻嘗謂余曰。釋氏之徒。諸佛教法所繫。不可以庶俗待之。或有事至庭下。則吾徒當以付囑流通爲念。與之潤畧可也。張商英

東家之西即西
家之東

百斛
明珠

皎然禪師贈吳馬處士詩云。世人不知心是道。
只言道在他方妙。還如瞽者望長安。長安在東
望西咲。東坡代荅曰。寒時便懼熱時風。饑漢那
知食藥功。莫怪禪師向西笑。緣師身在長安東。
人間無漏仙。兀兀三盃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
覺睡。雖然無交涉。其柰畧相似。相似尚如此。何
况真個是。余奉使關西。見邸店壁上書此數句。

愛而誦之。故海上作濁醪有妙理賦曰。嘗曰既
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此老言心之正。與孟子
言人之性善何異。同上

東坡遊廬山。至東林。作二偈曰。溪聲便是廣長
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
何舉似人。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看山了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山谷曰。此
老於般若。橫說豎說了無剩語。非筆端有口。安

能吐此不傳之妙乎。冷齋夜話

東坡居士過龍光。求大竹作肩輿。得兩竿。時南華珪首座方受請爲北山長老。乃留一偈院中。待其至授之。以爲他時語錄中第一問云。所得龍光竹兩竿。持歸嶺上萬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漲起江頭十八灘。

東坡南遷。有侍兒王朝雲。請從行。坡佳之。作詩有序云。世謂白樂天有鬻駱馬放楊枝詩佳。其

首四句即用八
名有此詩辭
非所以責宋人也

至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曰。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素一時歸。則樊素竟去也。余有數妾四五年間。相繼別去。獨朝雲隨余南遷。因讀樂天詩。戲作此贈之云。不學楊枝別樂天。且同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方同老。天女維摩。攄解禪經。卷藥鑪。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蓋紹聖元年十一月

起不似詩

也。三月七月朝雲卒。葬於西禪寺松林中。直大
聖塔。和前詩云。茁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鳥與
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傷心
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卧竹根無遠
近。夜深催禮塔中仙。

予過濟南龍山鎮。監稅宋寶國出王氏華嚴經
解相示。曰。公之於道可謂至矣。予問寶國華嚴
有八十卷。今獨解其一。何也。寶國曰。王氏謂我

王聖俞曰人情
酸感每如此

又曰昔李贊皇
使人置金山泉
其人舉棹忘之
至石頭城方憶
汲以獻李飲之
曰此頗似石頭
城下水世固有
辨之者恐佛語
菩薩語亦然

此佛語深妙。其餘皆菩薩語爾。予曰。予藏經取
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置佛語中。
予能識其是非乎。曰不能也。非獨予不能。王氏
亦不能。予昔在岐下。聞沂陽猪肉至美。道人置
之。使者醉。猪夜逸。置他猪以償。吾不知也。而與
客食。皆大詫以為非他產所及。已而事敗。客皆
大慚。今王氏之猪未敗耳。昔者買肉。娼女歌。或
因以悟。若一念清淨。墻壁瓦礫。皆說無上法。而

東坡禪喜十四

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乎。寶國曰唯唯。

東坡云。日者王寔王寧見訪寔。韓持國少傅之壻也。因問持國安否。寔寧皆曰。自致政尤好觀伎。嘗自謂人曰。吾已癯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年。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惟其殘年正不當爾。君兄弟至親且舊。願爲某傳一語於持國可乎。寔寧曰。諾。坡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

業已合矣要參他恁底

禪理。死生之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親友。酒闌。語衆曰。老人卽今且去。回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乃遑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乎。願畱一言爲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只是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曰。何也。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勾當自家事。日出之後。欲勾當則不可矣。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蚤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事也。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

人人宜念之

所謂雖不參禪
而雅合禪理

事者。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果自以謂殘年。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勾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為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坡又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減節嗜慾。一物不芥蒂於心。真卻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毀佛罵祖亦不害也。

東坡泛穎詩。散為百東坡。頃刻復在茲。劉須溪謂本傳燈錄。按傳燈錄。良价禪師因過水觀影而悟。有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

鉅摠錄

蘇東坡自謂竄逐海上。去死地稍近。心頗憂之。願學壽禪師放生以證善果。敬以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盡買放生。以薦父母冥福。其

子邁在東坡之側。見所買放生。盈軒蔽地。或掉尾乞命。或悚翅哀鳴。邁憐悲其意。亟請放之。旁有侍妾名朝雲。見邁衣衿有蟻動。視之乃蝨也。妾遽以指爪隕其命。東坡訓之曰。聖人言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我今遠取諸物以放之。汝今近取諸身以殺之耶。妾曰。柰齧我何。東坡曰。是汝氣體感召而生者。不可罪彼。要當捨而放之。可也。今人殺害禽魚之命。是豈禽魚齧人耶。妾大

悟。自後罕茹腥物。多食蔬菜而已。東坡舅氏諭之曰。心卽是佛。不在斷肉。東坡曰。不可作如是言。小人女子難感。易流。幸其作如是相。有何不可。

黃魯直謂子瞻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某適到市橋。見生鶩繫足在地。鳴叫不已。得非哀祈於我耶。子瞻曰。某昨日買十鳩。中有四活。卽放之。餘者幸作一盃羹。今日吾家常膳買魚數斤以

如此大是不必
禁朝雲頭虱也

水養之。活者放而救渠命。殪者烹而悅吾口。雖
腥羶之慾。未能盡斷。且一時從權。爾魯直曰。吾
兄從權之說善哉。魯直因作頌曰。我肉衆生肉。
名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
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教閻老判。自揣看何如。子
瞻聞斯語。愀然嘆曰。我猶未免食肉。安知不被
閻老之責乎。黃魯直

師民瞻詩注云。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公

父與之遊。時住持潤州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爲
畱數月。一日值師挂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
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
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床。師曰。山僧有一轉語。
內翰言下卽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所係玉
帶。願畱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玉帶置几上。師
云。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
公擬議未卽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

師發端常語耳

李卓吾曰。俗物
不成語

北夢瑣言云裴休常披毳衲衣歌姬院持鉢乞食
正謂師取衲裙相報耳夜話注非也

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裙相報。因有二絕。公次韻答之。余嘗聞廣漢天寧泰長老話其事。泰云。是時在金山挂塔。目擊公與元老問答如此。余故叙於題下。使後人知其本末云。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
冷齋夜話云先生悟其前生云我禪師常衣衲衣云

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悠。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
傳燈錄萬回法雲以八九歲時其兄成安西師持信朝往夕返萬餘年號萬回唐武后賜以錦袍玉帶

子由在筠作東軒記。或戲之為東軒長老。其壻曹煥在筠。余作一絕句送曹。以戲子由。曹過廬山。出以示圓通。慎長老。慎欣然。亦作一絕。送容出門。歸入室。跌坐化去。子由聞之。乃作一絕。一以荅予。一以荅慎。明年。余過圓通。始得其詳。乃追次慎韻。

君到高安幾日回。一時得藪舊塵埃。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
余送曹

東軒長老未相逢。已見黃州一信通。何必揚眉
資自擊。須知千里事同風。慎和
余詩

東軒只似虛空樣。何處人宗籠解盛。縱使盛來
無處着。雪堂自有老師兄。子由答
余詩

擔頭挑得黃州籠。行過圓通一笑開。卻到山前
人已寂。亦無一物可擔回。子由答
慎詩

大士何曾有生死。小儒底處覓窮通。偶畱一峽
千山上。散作人間萬竅風。余和
慎詩

舊說房瑄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
游。過夏口邨。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
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謂瑄曰。頗
憶此耶。瑄因悵然。悟前生之爲永師也。故人柳
子玉寶此画。云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
年三月十九日。予自杭州還朝。宿吳松江。夢長
老仲殊挾琴過。予彈之。有異聲。就視。琴頗損。而
有十三絃。予方歎惜不已。殊曰。雖損尚可修。曰

柰十三絃何。殊不荅。誦詩云。度數形名本偶然。
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
是響泉。予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
日晝寢。復夢殊來。理前語。再誦其詩。方驚覺。而
殊適至。意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
見子玉之子子文。京師求得其画。乃作詩并書
所夢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詩。及行草書。復古名
迪。画山水草木。盖妙絕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

學佛。通脫無所着。皆奇士也。

破琴雖未修。中有琴意足。誰云十三絃。音節如
佩玉。新琴空高張。次聲不附木。宛然七絃箏。動
與世好逐。陋矣房絲律。回循墮流俗。懸知董庭
蘭。不識無絃曲。破琴詩引

范蜀公不信佛說。大蘇公嘗與公論佛。詰其所
以不信之說。范公云。鎮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
嘗信。蘇公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人醫

已後皆舊本所
與不可解

切脉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脉而信之如此。何獨至于佛而必待見耶。張耒
東坡議學校貢舉書。斥士大夫主佛老之爲非。又策別云。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老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兼官以領之。歲給貲以鉅萬。此何爲者耶。其言與佛骨表何異。又作勝相院記。謂治其學者。大抵設械以應敵。匿形以逃敗。窘則推墮滉漾。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

此數句盡禪學自欺欺人之病。果東坡於禪學深入冥契。而其言若此。何也。蓋其與世不合。故以消其不平。莊子云。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其東坡之謂乎。丹鉛摭錄

東坡參玉泉皓禪師。師問尊官高姓。坡曰姓稱。秤天下長老輕重。師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坡無對。於是尊禮之。後過金山。坡題自己照容偈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

功業。黃州瓊州惠州。

燕石齋補五燈會元

石塔來別居士。居士云。經過草草不見石塔。塔起立云。遮個是磚浮圖耶。居士云。有縫。答云。無縫。何以容世間螻蟻。坡首肯之。元豐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外紀

東坡食肉誦經。或云不淨。坡取水漱口。或云一盃水如何漱得。坡云。慚愧。闍黎會得。志林
蘇臺定惠院淨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陟嶺渡

且其本有所擔
豈非空手也或
曰似謂虛心往
冥而歸也

海。候無恙于東坡。東坡問將甚麼土物來。順展兩手。坡云。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順作荷擔勢。信步而去。志林

宗門不立文字不妨有文字景德傳燈錄余所
畜舊本甚佳竊寶惜之未暇探索今春遇召凌
玄房誇示余此本與余藏本無異而裝潢有加
焉檢卷末知爲勝國至元間板元板之精幾亂
宋板又爲傳燈可寶也此外又有續燈聯燈廣
燈等當必有佳本如此錄者安得盡有之爲快
雖然能加探索一則兩則便可穿佛祖鼻孔不
然徒寶惜之以供蠹魚無爲也余老矣願以勉

玄房

萬曆癸卯春日真實居士馮夢禎

此開之先生所跋余元叔傳燈錄語也先生批閱兩禪喜竟余時多公海內意故不及出其數語作序今不可追矣聊附此以見先生禪宗之一斑可其所稱玄房則余稚年時舊字也

凌濛初識

歲之癸卯開之先生有吳閬之游招余同往回聽舟以行各有詩今快雪集中所書已月訂吳門之約是也舟中煮茗相對輒手一帙商榷時嘉禾方刻研北雜誌成先生為之正訛字數十且多億中以為快校竟問余奚囊攜得何書余以景德傳燈錄及蘇黃禪喜集對以蘇集舊多桂漏而余蓋稍益之者也先生愛傳燈錄之精好為

書一跋又點閱二禪喜集在坐有釋行急先
生時舉妙義相證隨筆其上乃吳闈邊棹
二集皆卒業向秋之筭中迄今九十九年先
生墓木已拱而余亦鏡有秋霜縷許矣付之
剝刷一新恍如昨游為之慨然
天啟辛酉春季吳興凌濛初跋并書

跋東坡禪喜集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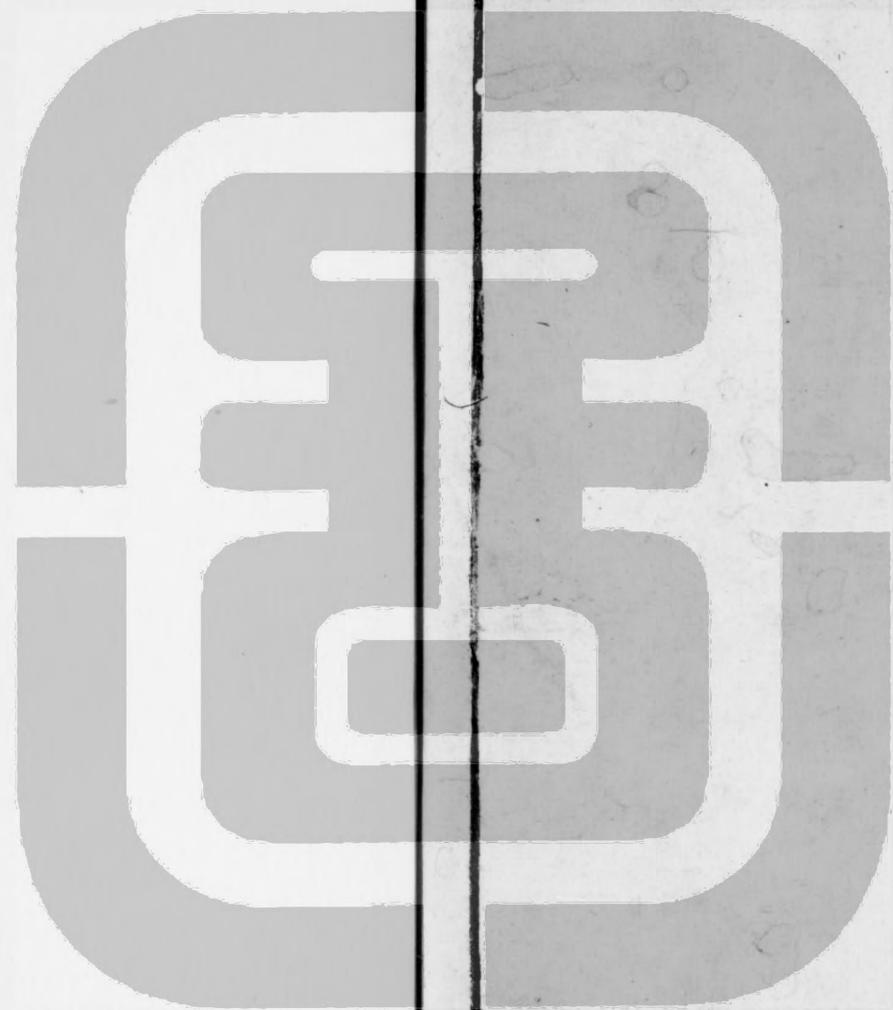
子瞻廬山偈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
淨身說者謂子瞻猶是門外漢無山無水時全
身跳入黑茫茫地大抵禪為生死不為文字生
死之根根於瞥起初念瞥起一念若使如鯨赴
焰如螞蟻鏃心路既斷生死冰消故一切老胡
痛棒熱喝揔向人生死初根一齊斬截到此方
云盡大地是個悟門盡一切微塵皆轉法輪此



何以故於瞥起處心路不行則艸木瓦石無非
大善知識艸搖木動瓦飄石鳴無非老胡痛棒
熟唱如是者是名真禪喜子瞻平生熟于荀孟
孫吳晚遇貶謫落落窮鄉遂以內典為擯愁捐
痛之物浸淫久之斐然有得唐有香山宋有子
瞻其風流往々相類而其借禪以為文章二公
亦差去不遠香山云外以儒行脩其身內以釋
教汰其心旁以琴酒山水詩歌樂其志則分明

一眉山之老人而已子瞻於生死二空雖不能
與維摩龐蘊爭一線然其譚笑輕安坦然而化
如其為文章則舖禪之糟而因如其學華者多也
徐長孺彙集成編余故喜而刻之使天下老居
士有生死心者一披此卷或士大夫熱鬧中欲
乞清涼扇子不妨向子瞻案前燒一瓣香其或
心力勇猛不願作文字禪者則請冥之母以不
肖為戎首

心空居士唐文獻



館圖
藏書

